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 有力保障

□ 徐靖宇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的战争，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都存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优我劣”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在后勤补给线南移数百公里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着眼防空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资毁损

朝鲜战场上，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发动“绞杀战”，在横穿朝鲜半岛的“蜂腰”设置阻滞地带，连一台车、一个人、一缕炊烟都不放过，并大量使用定时弹、照明弹、凝固汽油弹、四爪钉、蝴蝶弹等，可谓“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下炸坑”。整个战争，美军共出动飞机 58967 架次，对铁路线投弹达 19 万枚，在铁路线上平均每 7 米即落弹一枚，累计破坏桥梁 1607 座次，隧道 89 座次。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空军，因志愿军防空部队无法提前对来袭敌机进行预警，后方供应的物资，往往只有不到一半能运到前线。为了打破敌人的空中封锁，年轻的中国雷达兵开始入朝参战，这让志愿军防空部队拥有了一双千里眼。于是，美军校射机不能轻易进入志愿军纵深降地上空，战斗轰炸机也不敢轻易实施纵深攻击。至战争结束，志愿军高射炮兵共击落美机 2335 架，击伤 7512 架，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后勤补给线的畅通。另一方面，志愿军军队为防美军飞机轰炸，都是白天隐蔽休息，夜晚开车行动。时任志愿军后勤部长周纯全针对防空，发明了公路“土雷达”，在公路沿线设置防空哨，每个哨位由 5 人左右组成，哨位间距 2 公里左右，一旦发现敌机，就用鸣枪报警方式，提醒运输司机安全隐蔽，这种方法极大地保护了物资和车辆。最多时，仅由志愿军后勤负责设置防空哨的运输线就达 2800 余公里，哨位 1568 个，使用兵力达 11 个团，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

后来，就是得益于这个方法，部队运输汽车的损失由抗美援朝战争前期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儿。同时，组建“当车队”，在夜间无灯光情况下引导火车通行，一举解决了夜间不开灯光运输的难题。志愿军建造的水下桥——隐藏在清川江水面下的钢轨桥梁始

终没有被美军发现。每天美国空军侦察员带回去的照片，显示清川江桥被炸毁，可是满载物资的志愿军列车，却源源不断地将各类物资运上前线，这让敌人百思不得其解。

全力做好运输保障，确保物资安全高效送达前线

为了增强打不断、炸不烂钢铁运输线的韧劲，志愿军必须冒着敌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在轰炸—修复一再轰炸一再修复的循环中赢得主动。志愿军共计抢修、抢建、复旧正桥 2294 座次，便线便桥 128 公里，隧道 122 座次，车站 3648 座次，通车铁路里程由战争初期的 107 公里增加到停战前的 1382 公里。志愿军甚至在有的桥旁修了几座便桥，炸了这座，那座照用。为避免敌机的轰炸，白天把工字钢梁路轨取下，晚上把钢梁路轨一架，军用列车立刻开足马力冲上前线。同时，“片面运输”“合并运转”“顶牛过江”等保障方法应运而生，并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北朝鲜铁路都是单轨，加上美机不断密集轰炸，许多铁路站不能会车，我们就利用可通车的夜晚，让所有列车向同一方向行驶，每列车的间隔一般只有 5 分钟。这种办法收到惊人的效果，志愿军曾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了一夜开往前线 47 列火车的纪录，相当于平时时期行车数的 2.5 倍，这叫“片面运输”。为突击抢运，志愿军将两组以上的列车联成一组，同时用二三个车头牵引这条远远超过一般列车长度的“巨龙”。这种办法可以发挥突击抢运的最大效果，这叫“合并运转”。针对夜里抢修起来的铁路桥承载能力差，经不起车头的重压，志愿军干脆在火车过江时将车头调到列车尾部，用车头顶着较轻的车厢过桥，桥对面再用另一个车头拉走，这叫“顶牛过江”。

志愿军就是通过创新这些保障方式，与敌展开后勤保障“拉锯”，最大限度保障了前线部队有饭吃、有衣穿、有子弹打、负伤后能及时获得药物治疗等。据相关资料显示，1951 年 7 月，美军对铁路的轰炸次数是 1 月的 5 倍，志愿军铁路运输量相当于 1 月的 2 至 3 倍；1952 年 5 月，美军轰炸次数是上年 1 月的 63.5 倍，志愿军铁路同期运输量是上年 1

月的 267 倍。也就是讲，美军炸弹投下得越多，志愿军铁路运输量增加得越快。

做好支援保障，得到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1951 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捐献武器运动”号召，为了认捐方便，通知还对武器的折价作了规定，如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 15 万元，一辆坦克 25 万元，一门大炮 9 万元等。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却很快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捐献浪潮。如梁毅仁捐献了 12 架飞机的资金，豫剧名家常香玉为志愿军购买一架米格-15 战机，山东民族工商实业家苗海南捐献了 1 架战斗机和 10 门大炮……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拆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 1 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 8 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 1 架；辽宁省彰武县某小学的 1200 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拣粮食、打柴禾等方式积累了 1200 元钱捐献出去；等等。

志愿军就地补给和取之于敌十分有限，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当炒面被确定为志愿军指战员的野战方便食品时，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做炒面的景象。为了增加前线将士的营养，一些机关、工厂、学校的院子里，支起大锅昼夜煮肉，火速装箱运往朝鲜战场。一些工厂还为志愿军生产了大批牛肉干、蛋粉、香肠、饼干及医疗用品。被服厂的职工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志愿军赶制衣被，军工企业连轴转保证志愿军对武器弹药的需要等等。在全国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下，至 195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27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77.5%。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产量为 16390 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 17.9%；钢铁产量为 135 万吨，超过 46.2%；棉花产量为 130 万吨，超过 53.6%。全国人民为前线提供了各种作战物资达 560 余万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时讲道：“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韩德彩是从飞行员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他从响应号召加入人民空军，到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再到投身人民空军的全面建设，无不是“拼”字当头，一往无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出生入死，叱咤蓝天，先后击落敌机 5 架，两次荣立一等功，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

拼理论学习 保打赢之本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制空权在美军手中，对志愿军战斗行动极为不利，上级要求志愿军空军迅速开赴前线同美军作战。此时的韩德彩正在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努力学习航空理论，渴望早日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驾驶战鹰去参战。然而，对于只读了一年私塾的他来说，要在一个月內掌握涉及飞行原理、飞机发动机工作原理、构造和应用，以及领航学、地形学、气象学等十几门学科的航空理论，谈何容易。

拼啦！不就是一个月时间嘛，他下定决心。背负这种信念和精神，他硬是凭着年纪轻、身体好、精力旺、记忆强，从零开始，把不懂的或不太懂的，统统背了下来；课堂上不懂的就缠着教员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弄通为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自习，看讲义，与其他学员对笔记，加深认知和理解；晚上熄灯了，为了不影别人休息，他总是先把教室门关上，窗户的插销不插，等其他人睡下了，再从窗户跳进教室继续学，一学就到深夜。后来，航校怕影响学员身体，熄灯后教室不让进，他又跑到走廊上看笔记，背诵所学的课程。就这样，他每天学习达 18 小时，一个月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脱过衣服、洗过澡，咬着牙拼了过来，在最后的理论考试中，他以四分的成绩闯过了航空理论这一难关，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航空理论学习任务。

拼飞行技术 夯打赢之基

航空理论学习的圆满结束，标志着韩德彩踏上了新的台阶，但对于一个战斗飞行员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当时，初教机雅克-18 是必须要过的关，他誓言不辜负党的培养，又拼上了：在地面练习开车、试车时，他对座舱的各种仪表、参数、功能、位置力求烂熟于心；在领航准备工作时，从制作地形图、飞行操作，以及飞机前后舱设备的分布，他反复画、认真听、强行记。在机场现地教学时，对座舱实习、起飞保持方向、着陆地面夹角以及穿保险伞的练习，他都取得了五分成绩。在飞行准

备任务时，按照看地形和特技飞行动作要求，他从起飞到着陆滑行一遍一遍练，直到教官满意为止。在练习特技飞行时，他从大坡度盘旋，到垂直动作，从螺旋到横滚，一连串动作和程序，始终与教官保持高度一致，形同一人。在小组第一个放单飞时，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驾驶着战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升、转弯、下滑、着陆一系列动作，他飞得顺当、干净、利索。

新增加的对地目标攻击和编队飞行两个科目，前者虽是体验性科目，不开炮也不照相，但他学得认真，打得坚决；后者虽是一个架次带飞，但他严肃对待，严格按照教官讲述的操纵要领，在地面反复练，深刻悟。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韩德彩以特技螺旋的全套动作考试合格，圆满毕业。

拼战前训练 强打赢之要

临战前夕，韩德彩又以拼的姿态，投入到米格战斗机的理论、技术学习以及战前的训练。米格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在他的心里，既然是一流的飞机，就要用最短的时间，在抗美援朝战场打胜仗、立战功。1951 年 7 月 1 日，韩德彩被分配到沈阳东塔机场空 15 师 43 团 1 大队当僚机飞行员，团长季鸿让他学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学习刻苦用功的韩德彩，很快掌握了米格-15 战斗机的结构、性能、特点以及操纵使用方法、故障的判断和特殊情况下应急处置的要领，在全团实现第一个率先放单飞。

迫于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开飞后第五个飞行日，韩德彩进入临战训练，即编队训练，从双机、四机、八机、十二机编队，到二十四机编队（团编队），还飞了师编队，每一次他都用心琢磨长机的特点，学习如何紧紧跟队飞行。他的飞行技术提高很快，只要长机翅膀摇一摇，他就知道该做什么动作；在战斗机单飞对地靶实弹射击训练时，练就是飞行员重要的胜战本领，不仅难度高，风险也高，加上是首次实弹射击，为确保训练绝对安全，他认真进行飞行前准备，请教官详细讲解地靶攻击的方法，瞄准射击要领和注意事项，尔后在地面反复练习，直到心中有数，才到空中实施。随着一道道火舌从战机两翼喷出，靶心迅速浓烟滚滚，真可谓“霹雳凌空射，神威震乾坤”。截止 1951 年 12 月下旬，包括空中投油箱等一系列的常规飞行训练和临战前的作战训练全部完成，迎接他的将是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

拼空中刺刀 锻打赢之魂

一路“拼”来的韩德彩，在睿智与勇敢中，又以“空中拼刺刀”战斗姿态投入到抗美援朝空战中。将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击落，就是他的空战杰作。

1953 年 4 月 7 日 16 点，所在团 12 架战机前出鸭绿江口寻机作战，在穿云

『拼将』战斗英雄韩德彩

□ 李雅慧 李贵洲

时与另 8 架分开的韩德彩 4 机编队，因未发现敌情，地面指挥所令其返航并掩护机群着陆，当他和长机飞行员张牛科正准备降落时，耳机里突然传来指挥员急促的口令：“快拉起来，后面有敌机”。他迅速拉起战鹰，四处搜寻，发现两架美机正追一架友机。突然，美机发现其前方的张牛科飞机，高度低速度慢，有可趁之机，立即作出反应，向正在下滑着陆的张牛科飞机开火，来不及躲避的张牛科飞机猛烈颤抖一下，机尾冒出烟火。危急时刻，带着掩护长机脱险的责任和一定要把美机打下来的念头，他不顾油量警示灯警告，加大油门冲向敌机，迫使美机放开张牛科长机，助其安全降落。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韩德彩眼看追到开火的距离，美机突然下滑右转，企图引诱他跟下来，再利用 F-86 良好的机动性能急速摆脱。韩德彩识破了这一诡计，不仅没追下去，反而上升一点高度，观察美机动态。美机见韩德彩没有跟进，又猛地向左上方拉起，韩德彩眼明手快，推机头左转截击，美机见势不妙突然右转，韩德彩也右转紧追，距离迅速靠近，终于将美机套进瞄准具光环，当逼近 300 米时，狠狠按下炮钮，将其击落。美飞行员瞬间跳伞，被志愿军战士活捉。此时，返航的韩德彩战机刚刚进入跑道，发动机就骤然停车。4 月 9 日，美联社汉城分社刊发一条消息，才知道被韩德彩击落的是美“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

黄桥决战：军政并用以少胜多的典范

□ 韩 宇

略任务。在政治上，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努力创建划区而治、共同抗战的局面。

一方面，向苏北广大人民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以实际的抗日行动向苏北人民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最坚决的力量，以争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争取苏北绅商各界人士的支持，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拓展新四军的政治空间。为争取苏北有代表性影响力的士绅韩国钧、朱履先等人，陈毅亲自超前拜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使其消除疑虑，从而争得了苏北上层人士的支持，赢得了政治上的先机。对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晓以抗日大义，力求与其和平相处，提出加强团结、共同抗日的口号。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取守势，积极作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后发制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狠狠打击不听众告、一再发动进攻的顽固派军队。新四军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郭村保卫

战、营溪反击战、姜堰战斗的胜利，在黄桥决战中，彻底打垮了最大的顽固派势力韩德勤部，一举解决了苏北的问题。在处理“和”与“打”的问题上，新四军以有利于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

利用矛盾、打拉结合，分化瓦解反动联盟

黄桥决战前苏北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复杂，韩德勤掌握江苏军、政、财大权，拥有嫡系主力第 89 军、独立第 6 旅以及由散兵游勇组成的 10 个保安旅。他自诩实力雄厚，称王称霸，并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坚决反共，是坚定的顽固势力。处于韩德勤指挥之下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部是地方实力派，有 2 万余人，税警团陈泰运部有三四千人，深受韩德勤的排挤，与他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而新四军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无论

是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

在此情况下，新四军针对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日军是必打对象；韩德勤是坚定的顽固派，也是斗争的对象；而李明扬、李长江及陈泰运等人属于中间派，可成为争取、团结的对象。由此，新四军积极贯彻毛泽东“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的策略思想，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团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韩德勤，并确定采取联李、陈，击日寇，反顽韩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抗日根据地。1939 年秋至 1940 年春，陈毅以非凡胆识与智慧三进泰州，与驻城国民党地方派系部队就联合抗日谈判成功，结成反韩统一战线，为与顽韩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态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争取“二李”和陈泰运保持中立，是新四军军事上成败的关键。在决战中，由“二李”及陈泰运组成的整个进攻右翼一直保持中立，使韩在

军事上陷入孤立，大大削弱了其军事进攻力量，从而使新四军集中兵力去打击韩的嫡系部队，创造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奇迹。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筑牢胜利的铜墙铁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黄桥决战期间，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黄桥工抗会组织了 4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侦察敌情和维持社会秩序。黄桥及周围乡镇的农抗会组织成千上万的农民帮助修工事、挖战壕、筑圩子。黄桥原来只有一个土围墙，高不过三尺，厚才二尺多，在土墙上挖掩体，土太薄，只好用土堆，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一夜之间工事就修起来了。他们还组织了一批担架队，帮助新四军运送伤员。在黄桥西郊的殷坝乡有个木匠顾金贵，用家里的木料赶做了 6 副担架，并亲自赶到黄桥抬担架，支援黄桥

80 年前的黄桥决战，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1940 年 10 月，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 7000 人（真正的战斗人员仅 5000 人）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装备精良的 3 万之众，歼灭其 1.1 万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这一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战大局，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桥一战以军政并用、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特点驰名中外，不啻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成功典范。

力求于和、立足于打，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更加困难、更加严重的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抬头，主动与日本讲和。亲英、美的顽固派妄图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并在华中开始掀起新的反共浪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以民族大业为重，坚持团结抗战，竭力避免大规模内战爆发。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新四军在向苏北发展、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政治先行、军事后盾”的原则，对苏北的顽固势力又联合、又斗争，力求于和，立足于打，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成功地完成了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

决战。70 多岁的老人准备做棺材的“寿料”，当地准备修庙宇的大梁拿出来构筑工事，抬新娘用的花轿杠也拿出来做了担架，农抗会会员李宏寿、徐长贵为我军指路摧毁了韩军一个指挥所，李宏寿和他岳母、徐长贵的三女儿在炮火中牺牲。周家庄妇抗会主席周孙氏、孙秀兰烧炖鸡，守在离火线一里左右的地方，烧茶煮饭，一次又一次地冒着枪林弹雨，送到前沿我军战壕里。

在黄桥上空弹片纷飞的时刻，黄桥镇上 60 多家烧饼店夜以继日地赶做烧饼，保证前线需要。连远离黄桥几十里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家赶做油饼、烧饼，车推担挑送往前线。“黄桥烧饼黄又黄，黄桥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这一曲黄桥烧饼歌，是一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可以说，人心向背是黄桥决战成败的关键。陈毅在总结黄桥决战胜利原因时也说，黄桥之战的胜利，不是新四军几千人的胜利，而是几十万军民共同战斗的胜利，这个功劳不应该光记在新四军身上，而应该记在几十万军民的身上。

